# 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四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為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

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髙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名功曹神䴥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為中郎吕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

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衞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勲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

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

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于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傅後勑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

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

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勤未答今可先補前名外任郡縣以新名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便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

為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為世祖所踈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𢷋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踈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刋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

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名允仍留宿宮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宫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

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

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勑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

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叅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

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

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宫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名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宫誠曰乏人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髙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

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宫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宫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勑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

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時光
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
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覬以感悟人
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
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
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
德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
辭凡為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

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

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

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

人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令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

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

正色則不列令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

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内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自愧

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

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

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寛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纎微及於詬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兹元

吉向之所為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當名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

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宴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

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絶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勑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𠃧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

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

賢之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元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南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元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銑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厚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隷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麏已後宇内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

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元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元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其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慼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

敘于懷齋衿于垂歿之年寫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黙乎遂為之頌詞曰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蕩遊氛克翦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

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
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
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煢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
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
百行靡遺位不茍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
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
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
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禄實先受

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禀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宜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

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
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
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
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
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飛紫宸頻
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
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
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

中遇沉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胄質仵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類閭閻閒名象魏蹇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杜熙好和

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㢸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具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

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晉紱雙佩榮曜當時風髙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禀政在

藩往因時闕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孤奔假息窮壘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攢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

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髙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髙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髙宗迄于

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
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
侍征西將軍懐州刺史允秋月廵境問民疾苦至邵縣
見邵公廟廢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
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
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散大
夫中書舍人河南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允立祠
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

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
勑州郡發遣至都拜鎮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
引就内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勑論集往世酒之
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故隆録
臣於將殁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
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
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
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

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
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
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
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
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
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
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
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

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
其言也善則三覆而被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
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
羈縱長酣以為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
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以則天之明豈
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
鍾百觚皆為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曁無
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

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詁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為度順德以為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

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

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内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

大懼允慰免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皷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

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
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
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
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
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
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
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
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

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為算術

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為政寛恵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怡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腎帶十圍沉雅

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為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歷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冀州都督元遥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

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高肇詔並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户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

義隆南人稱其才辨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為之作誄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恒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兾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䴥中允與仲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

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為楚王傅真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

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為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為洛州錄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矯弟遵自有傳

吡字子翼鄉邑稱為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遊河表闕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為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為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

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羇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為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恕聰率多闕甚收潁川情和至襄武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懐恕弟懐遜頗解醫術歴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高允傳賦詩以訊○訊監本作迅今改正

執義守喆○玉篇喆同哲守喆即明哲保身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四十九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　崔鑒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勰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世祖徵天下才儁靈至拜

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
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
子高宗踐祚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
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
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
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為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
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

雍州别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将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
恢長子悦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懌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勑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

子戰死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没賊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

爵平棘子行幷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子撿武定末河内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為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轉直閤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欒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禄少卿平北將軍光禄大夫卒贈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為徐州鎧曹參軍帶郛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修名行險暴無禮為時所賤

華弟憑字青龍祕書主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黄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道遷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遷洛為營構將高祖南伐為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

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為冀州刺史道為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道不從為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彖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

倫輩晚不逮之初為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録事參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為濟州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為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為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

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為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冠魁偉受學於梁祚興安中為祕書中散本州别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還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

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二府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礚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

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為兖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豊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諡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寛雅著稱闕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别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諡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

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跱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

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

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禄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為長與游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諡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

徙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
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麤暴每為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弟叔允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
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惠
子弼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弼弟翼字景業初為盪寇將軍齋帥又除員外郎遷尚書郎仍齋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叔允弟仲允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盧元髙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

辭後為郡功曹而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出為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治銅以為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為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為常山太守卒於

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為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寛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録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為定州秉復為衛軍府録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

閭秉以拳擊琛墜于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為司空主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入為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為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

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兾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兾州除秉為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還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祿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

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為荆州平南府外兵叅軍北道

行臺常景引為行臺郎又啓除員外郎復為安遠將軍

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

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兾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為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

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叅

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元賊破之

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别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殁時年三十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彥撫軍將軍

叔彥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

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曰簡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

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兖州別駕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議幹初為中書學生高祖時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為揚州引廣為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為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為定州刺史引為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

魏書卷四十九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李靈傳繪弟系○系北史作緯按李氏宗族見於北史者趙郡太守頣字彥祖生三子思系曾其名系者即順之父也順與靈為從父兄繪系俱靈之曾孫不應犯其五世從祖之諱當以緯為是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魏書卷五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為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䴥中為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

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寛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為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㯳詣軍歸款元竝納之遂長驅而進賊

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别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内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鋭揚兵于外分擊呂

梁絶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

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兖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

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兖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闞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巳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

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

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絶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自

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
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民
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
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
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或復遣沈攸之吳憘公
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
一萬以拒之幷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凡膝行
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愔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元載示其禍福元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為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

愭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絶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静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勅懃等領衆三萬入

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户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己請乞念祖為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為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為内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

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道成既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怗然入為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户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内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

禄積有年歳彼土安危寵所具悉毎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為先且臣初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兖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頼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懃負釁南叛毎懼姧圖

狡誘同黨闕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請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

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為其舉傅中庸則易為其選朕既虛寡德謝曩喆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

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

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

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耋罔祿然
況事旣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
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
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
風美富内秉越羣之武外挺温懿之容自少曁長勲勤
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
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
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

老謙損旣彰遠近流詠陛兹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温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為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黄鉞班劒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

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為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
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為博陵郡開國公後為征虜將軍
恒州刺史卒仍以為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兖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
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寛雅有才識世宗時為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

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為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宫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

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内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絶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内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

至棗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克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尅白曜以一旬之内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賔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内尅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

以為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

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為書以喻之曰天棄劉或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飜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

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黄河知十二之虚説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蹰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為髙不悛為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懐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

政不出閫外豈能復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為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

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寛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别營安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户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

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祖緝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据不為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為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

白曜少子眞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

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髙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埀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内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

顯同見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鑒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

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疆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麇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忷忷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

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胄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温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荊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

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勲盛徳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内世載忠美秉鉞啓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濶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静亂及方難既夷身膺髙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覩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

按鈿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伭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以圖存離敗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

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殁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絶世進可以奬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令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

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禄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徽好碎事頗曉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禄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

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

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輿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守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躭淫酒色不事

名行
契苾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
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寛雅之風受
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
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
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

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

魏書卷五十考證

慕容白曜傳皆以輿為氏○史炤釋文慕容氏音訛又為慕輿胡三省辨之謂慕容慕輿同出於鮮卑其得姓之初各自為氏猶拓跋之與拔拔非音訛也臣人龍按本書官氏志莫輿氏後改為輿氏乃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若此以輿為氏則慕容種族緣懼禍而托之耳

魏書卷五十考證